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七回 楊巡檢迎經逢聖姑 慈長老汲水得異蛋

座有閒人堪說鬼，胸無奇字莫吟詩。但將談笑消清晝，閒是閒非總不知。

話說聖姑姑似夢非夢，見了武則天娘娘，說起一段因緣。原來媚兒是張昌宗轉生，那一世則天娘娘為男，張昌宗為女相會在貝州，復得配合，稱王稱後。則今媚兒已不見了，又不知與那一個沖霄處士，好生奇怪。既說道行住一般，明明教我歇腳。我如今想來那裏是住處，思量一會，道：「有了，這華山嶽廟的香願，原是媚兒說起，且到西嶽廟聖帝前進炷香，保佑媚兒。就便看那裏有甚僻靜之處，可以棲身，好歹等他三年，再作區處。癩子既把與道士做徒弟，看這道士十分美意，諒不至於失所，到是放得下的。」

當下婆子獨自一人自往華陰縣，太華山去進香。怎見得了太華山景致，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峭壁聳突如削，危崖仙掌遙擎。蓮花湧地燦明星，屈曲蒼龍臥嶺。

太白攜詩欲問，昌黎賈勇先登。不如收拾利和名，睡個希夷不醒。

婆子到得山上，向西嶽座前撮土為香，拜了聖帝幾拜，磕了幾個頭，通陳了一回，無非是祈求道緣早遇，母女重逢的說話。下得殿來，觀看景致，訪問陳搏先生。有人指道：「這個希夷峽便是他屍解的去處。」方知陳搏已仙去了。婆子愛這個希夷峽幽靜，夜間就在峽下存身，日裏只借化緣為名，來山前山後行走。看這來往男女雲遊僧道，觀其動靜，若化得幾分錢，換些素酒素食食用，也是常事。

一日同著一般樣的貧婆，閒站了半日，不曾撞見個肯佈施的香客。看看午牌將過，只見兩乘小轎抬著一個婦人，一個丫鬟，上山燒香。眾貧婆等他出殿燒紙過了，便去上前抄化。婦人道：「今日沒帶得錢來。」婆子聽得他這話便閃開一邊，那些眾貧婆因早起到今不曾討得一文錢，算定這女眷定肯開手的，如何放過，抵死纏住，要他發心善捨。你一句，我一句道：「明中去了暗中來，今生佈施來生福，那見海龍王沒寶。」婦人焦燥道：「我又不是楊老佛、楊奶奶，你有本事到他那裏，享用他大請大受，纏我怎的？」分開眾人下了階，上轎抬著飛奔去了。眾貧婆歎聲晦氣，沒興沒致的四散走開。

婆子看個老實知事的，便去問他道：「方才說甚麼楊老佛楊奶奶，是甚意思？」貧婆答道：「這裏華陰縣裏有個楊春巡檢，出名叫做楊老佛，乃大富之家。夫妻兩口都好道，各處燒香佈施，不拘僧尼道士，但是有本事的與他說得來，講得合，他便整年價供養。這奶奶一年也到這山上兩遍，見了我們，每人整十來個錢這樣捨，又把大食籠抬著火燒■磨■磨，給散我們吃。今年二月中來過一遍了，到秋間定是又來，你少不得看見的。」婆子聽在肚裏，當晚過了一夜。

明日早起，打扮個貧乞老道姑的模樣，下山到華陰縣前，問了楊巡檢家，逕到他家門首去。只見門前貼著「謹慎出入」四字，又有兩行告示上寫道：「一應僧道尼姑，止許於每季首月初一日西園赴齋，本宅門首例不佈施。」婆子暗想道：「卻又作怪。」只見鎮門的石獅子上靠著一個老門公，解開布衫在那裏捉蟲子，見了婆子進門，慌忙把布衫披上喝道：「快走出去。」婆子上前打個問訊，道：「貧道是西川人氏，發心來朝西嶽，經由貴縣，缺了回去盤纏，特求佈施則個。」這管門的張公道：「老道姑你沒造化，十日前來還沒有這告示，如今不佈施了。」婆子道：「久聞巡檢老爺夫婦好道，四方那個不傳說好個楊佛子、楊奶奶，如今怎的就灰了這善心？」張公道：「本宅老爺奶奶，當初果是歡喜施捨，四方僧道若能講經說法的，便把房子與他住下，不論年月供養。臨動身時，又資助他盤纏、衣服之類。這門首時刻有人募化，不是這般冷靜。只為一月前，南路來一個尼姑，約莫四十多歲，會說些因果。奶奶好聽的是因果話兒，留在宅內住了半個多月。又是十四五個遊方和尚做一班兒念佛抄化，也有頂包的，也有撚指的，也有點肉身燈的，本宅也齋了他一遍，佈施他些錢帛。誰知那班是大夥強盜，這尼姑正是個引頭，暗暗裏漏個消息，夜間裏應外合，明火執杖，打劫了若干東西去。老爺和奶奶還走得快，躲了這性命。他兩個老人家商量，說是前生欠下那和尚尼姑的債，莫去告官帶累地方鄰里了。從今為始也不佈施，也不許放進門來相見。只每年正、四、七、十這四個月月初一日，在西園設齋一遍。如今四月初一日又過了，老道姑你不如別處去罷。我這縣裏除了本宅，也少個慷慨施主，就化了一兩個錢來，也濟得甚事？」婆子道：「出家人裏面，好歹不同，只為他歹的帶累了好的。」張公道：「正是。」婆子道：「貧道也不指望佈施了。只聞得老爺奶奶是兩位現世的菩薩，特求一見，他日西方路上也好做個相識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聽得宅裏有人開那第二重門出來。張公道：「老爺出廳了，你快些躲避，莫累我們受氣。」慌忙向自己腰袴邊一個破纏袋裏頭，拈出個銅錢來放在石獅子頭上，道：「我自把這文錢捨你，去罷。」婆子那裏肯走。只見裏面一個女童，牽一匹高頭白馬到大門前，帶住韁繩站著。隨後楊巡檢出來，頭戴金線忠靖冠，身穿暗花綢道袍，腳踹烏靴，手執一柄川扇。背後一個女童打傘，一個女童抱著交床，一個女童捧個盒子，盒內無非香燭之類，盒上又放個紫檀空盒兒。又有一班家用的吹手，各帶樂器隨著出門。那巡檢老爺，踏著交床，跨上雕鞍，眾人一擁望西而去。

張公埋怨道：「你不見老爺出去了？早是他沒看見你，若看見你時，又嗔怪我門上人不遵他的告諭。我捨你這文錢，你不收了，還要怎地？」婆子道：「那要你老人家壞鈔，沒有得佈施便罷，這錢貧道決不敢受。」兩下裏正在你推我辭，忽有個慣賣山亭兒的壽哥，挑著擔子，打從門首經過。側首門房裏，跑個四五歲的小廝出來，扯住張公叫道：「老爹爹，我要個山亭兒玩耍。」張公見這婆子不肯收受，便喚住壽哥擔子，在石獅子頭上取下這文錢來買了一個山亭兒，把與小廝道：「好好玩耍，不要弄壞了，再不買與你。」那小廝笑哈哈的跑向門房裏去。壽哥挑著擔也自去了。婆子道：「這小廝是你老人家甚麼人？」張公道：「是老漢第二個孫兒。方才抱交床跟隨老爺的是大孫兒，就是那小廝的親哥。」婆子道：「怪道一般嘴臉，生得伶俐。你老人家好善積下來的。」張公道：「老爺身邊許多女童，只歡喜我的大孫兒。出去不拘遠近，定要他跟隨。」婆子道：「方才老爺往那裏去？卻用用著一班吹手。」張公道：「西門外迎請梵字金經哩。」婆子道：「這經是那裏來的？」張公道：「是個哈密僧帶來的。這哈密僧又啞又聾，在這裏西門外觀音庵內借住。活到九十九歲，無疾而終。身邊別無一物，存留下這部梵字金經。庵裏長老說：有人造個龕子斷送了他，就將這部經把與他去。是我家老爺替他造龕燒化，又請僧眾做些法事與他。今日到那庵內請這部經，供養在西園佛堂裏去。」婆子道：「是甚麼經？」張公道：「知道他是佛經、道經、灶王經？誰識後半個字來？」婆子道：「若是梵書，貧道或者到也辨譯得出。」張公笑將起來，道：「聞得此經，是西域天竺國來的，一片泥金寫就，與世間字體不同。所以叫做梵字金經。先在庵中經過了許多人的眼睛，並無人識。你這老婆子調這樣謊，罪過，罪過。」婆子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貧道曾跟普賢菩薩受過一十六樣天書，所以諸經梵字無有不識。」原來這老狐精，多曾與天狐往還，果然能辨識天書，說普賢菩薩乃是鬼話。張公聽了大驚道：「普賢是觀世音一輩，你如何看見得他？」婆子道：「貧道與這位菩薩有緣，不時相會的。你老爺要瞻禮他也極容易。」張公道：「是真的，還是假？」婆子道：「千真萬真。」張公道：「若果然如此，等老爺回時，老漢即便稟知。只不知女菩薩尊姓，安歇何處？今恐怕老爺回得遲，你等不及去了。倘或要尋你時，那裏相請？」婆子道：「貧道喚做聖姑姑，若老爺有請我時，向東南方叫聖姑姑三聲，貧道即便來也。」這婆子說罷，飛也似的跑去了。常言道一人吃齋，十人念佛，因這楊巡檢夫妻好道，連這老門公也信心的。見婆子說話有些古怪，便認真了。

當日，楊巡檢到庵中，拜了佛像，請出了梵字金經來。解去舊繡袱，揭開細看，喝采了一回。重換個大紅蜀錦袱兒包了，放在紫檀匣內。自己捧著，坐在馬上。一班吹手笙簫細樂，迎入西園中佛堂內面供養。在觀音菩薩面前燒香點燭，又拜了四拜，打發吹手先回，自己又在園中遊玩了一番，臨去吩咐園公莫放閒人到佛堂裏去，恐不潔淨。四個女童跟著騎馬而回，有詩為證：

笙簫一隊擁雕鞍，手捧金經心裏歡，

識得如來真實意，唐書梵字一般般。

這裏張公見楊巡檢下馬，便跟進廳來，稟道：「老爺賀喜了。今日請得金經，就有個能識梵字的到此求見。」楊巡檢問道：「是何等樣人？」張公道：「是箇女菩薩，法名聖姑姑。他說是普賢菩薩的徒弟，能識一十六樣天書。老爺若要請他相見，只向東南方喚他三聲，他立地便到。」楊巡檢似信不信道：「有這等事？且待明日，看他再到我們首來否？」楊巡檢進了內宅，把這迎取金經和那聖姑姑的這班說話，一一對奶奶說了。奶奶道：「適才有件怪事，正要說知。我到天井中去看石榴花，只見東南方五色祥雲一朵，冉冉而來。雲中現一位菩薩，金珠瓔珞，寶相莊嚴，端坐在一個白象身上。我心裏道是普賢菩薩出現，慌忙禮拜下去，抬起頭來就不見了。我只道是假相，這般說起真個是普賢菩薩，同著這聖姑姑來的。這聖姑姑定不是凡人，據這菩薩出現的，是他徒弟也不見得。明日只依他叫喚，他若來時，把這梵字經教他識認。看他怎地？如果是普賢菩薩的徒弟，定不說慌的。」說話的，這雲端裏的菩薩是誰？就是聖姑姑變來的。第二回書上曾說過來，他是多年狐精，變人、變佛，任他妖幻，只沒有甚麼大神通，所以成不得大器。有詩為證：

藤蘿牽攀為瓔珞，樹葉披來當道衣。

堪笑世人無法眼，認真菩薩便皈依。

當夜無語。到來日楊巡檢喚當值的，備下香燭，擺在廳上。自己穿著一身潔淨新衣，走出廳前，對著東南方，志心的叫了三聲聖姑姑。聲猶未絕，管門的張公來稟道：「昨日的老道姑已在門外了。」楊巡檢心中驚異，便道：「請進」。這請進兩字還說不完，只見廳上站一個老道姑，到向下邊打個問訊，道：「老檀越，貧道稽首了。」楊巡檢已知是聖姑姑，又不見他走進門來，何得就站在廳上？心中又疑又怕，慌忙磕頭下去，道：「我楊春有何能，敢煩聖姑姑下降，有失迎接。」婆子道：「不須老檀越過禮。你夫妻都有佛緣的，貧道承普賢祖師吩咐，特來一見。」楊巡檢看那聖姑姑模樣，雖然髮白面皺，但兩眼如星光，比凡人精神不同。身上襤褸，卻也乾淨。當下楊巡檢分明見了個活佛，歡天喜地，接入後堂，請奶奶出來相見。夫妻兩口拜為師父，整備素齋款待。聖姑姑上坐，他老夫妻坐於兩旁。席間提起金經一事，婆子道：「不是貧道誇口，任你龍章鳳篆，貧道都知。」

當下齋罷。楊巡檢叫安童備起轎馬，自己夫妻兩口和那婆子共是兩乘轎，一個馬。少不得男女跟隨，直到西園。這西園雖不比金谷繁華，端的也結構得好。但見：

地近西偏，門開南面。行來夾道，兩行宮柳間疏槐。步入迷縱，一帶竹屏盤曲徑。前面設五間飯僧堂，中間造幾處留賓館。樓窺華嶽，那數他縹石成山。水引渭川，不枉了築亭臨沼。迴廊雅致，到書房疑是仙家，淨室幽閑，傍佛堂如遊僧舍。開徑逢人宜置酒，閉門謝客可逃禪。

楊巡檢和奶奶讓婆子先下了轎，吩咐園公引路，逕到佛堂，三個同拜了佛像。楊巡檢教安童抬過一張黑漆小桌兒，抹得乾乾淨淨，親手捧那紫檀匣兒，安放桌上。開了匣蓋，將經取出，解開紅錦包袱，請聖姑姑觀看。這婆子合掌念了一聲：阿彌陀佛，便將經文展開，前後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卷波羅蜜多心經，卻是天竺梵書。又後面脫了菩提薩摩阿五個字，所以世人不能認辨。」楊巡檢不信，教取一卷唐本心經，把與聖姑姑逐字配對分說，果然少了五字。楊巡檢夫婦自此愈加敬重。

當下，楊奶奶要請聖姑姑，到家中同房住下早晚講論。這婆子不願，就將佛堂後邊三間淨室打掃潔淨，收拾鋪陳器具，逐日三餐，供養這聖姑姑在內。這婆子只是獨自一個住著，夜間也不要個丫鬟婆娘作伴。又對楊奶奶說：「素齋素酒有便送些來吃，若不便也不消。貧道可以十年不飲不食。」楊奶奶想道：「這飲食可是一日少得？便束緊了肚皮，怎過得十年？我且推個事忙，不送他幾日供給，看如何？」吩咐園公只說有事家來，鎖了園門，一連七日影也沒人走去。第八日，楊奶奶乘個小轎親到西園，開著鎖望他。只見聖姑姑在靜室中，安然不動，坐在蒲團上念佛。楊奶奶道：「聖姑姑可飢麼？」婆子搖首道：「正飽哩。」楊奶奶回宅，對丈夫說道：「聖姑姑七日不吃東西，全不妨事，越有精神，有恁般奇異。」夫妻兩口越發道是活佛了。

從此華陰一縣，都傳個遍說楊巡檢家供養個活佛。論起理來若是活佛，他也何求於人，受人供養？到底有見識的少。縣裏若男若女，每日價成群逐隊都到西園去求見，也有願拜他做師父的。過了一兩個月，沸沸揚揚，隔州外縣都知道這話，來的人越發多了。楊巡檢恐怕惹是招非不便，對聖姑姑商議，只說閉關三年，一概不接見外客。把佛堂前門鎖斷，貼下兩層封條。卻在後邊通個私路彎彎曲曲的魘地裏送東送西。楊巡檢又向本縣知縣說知，討一道榜文張貼，禁絕外人混擾。眾人見了縣衙禁約，再也不來纏張。只本宅老夫妻兩口，有時來園中遊玩，私到淨室，整日整夜的談論些因果佛法。眾人也不好去管他，自此這老狐精只在華陰縣裏受楊巡檢家供養。他也自家想道：「則天娘娘所言遇楊而止四字，已應驗了，只不知這遇蛋而明這四個字，又是如何？」

說話的，忘了一樁緊要關目了，那胡媚兒還不知下落，緣何不見題起？看官且莫心慌。只有一張口，沒有兩副舌頭，怎好那邊說一句，這邊說一句？如今且丟起胡媚兒這段關目，索性把遇蛋而明四個字表白起來。

單說泗州城界內有個迎暉山迎暉寺，寺中住持老和尚法名慈雲，只一個房頭大小，到有三四眾徒弟。又有一個老道叫做劉狗兒，這慈長老年近六旬，極是個志誠本分的。

一日，州裏有人家請他看經。慈長老想道：「身上衣服有個把月不曾漿洗了，又沒得脫換。且燒鍋熱湯淨一淨也好。」拿個桶，到寺前潭中去汲水。只見圓溜溜的一件東西在水面上半沉半浮，看看嗒到桶邊，乘著慈長老汲水的手勢，撲通的滾到桶裏來。慈長老只道是蛋殼兒，撈起來看到是圓圖蛋兒，像個鵝卵。慈長老道：「這近寺人家沒見養鵝，那裏遺下這個蛋兒？且看他有雄無雄？若沒雄的，把與小沙彌咽飯。若有雄的，東鄰的朱大伯家雞母正在那裏看雞，送與他抱了出來，也是一個生命。佛經上說好吃蛋的死後要墮空城地獄，倘或貪嘴的拾去吃了，卻不是作孽。」把蛋兒向日光下照時，裏面滿滿地是有雄的。忙到朱大伯家教他放在雞窠裏面，若抱出鵝來，便就送你罷。朱大伯應承了。不抱猶可，抱到七日，朱大伯去餵食，只見母雞死在一邊，有六七寸長一個小孩子，撐破了那蛋殼鑽將出來，坐在窠內。別的雞卵都變做空殼，做一堆兒堆著。朱大伯慌了，便去報與住持知道。慈長老聽說吃了一驚，跑去看時，連呼：「作怪！作怪！是老僧連累你。這窠雞卵都沒用了，等明年蕎麥熟時，把幾鬥賠你罷。」朱大伯道：「不消得，這也是各人的命運。只怕東鄰西舍傳說開去，鬧動了官府，把小事弄成大事。前村王婆家養一窠小豬，內中有一個豬前面兩隻腳全然像個人手，被保正知道報了州裏，說民間有此怪異。州裏差幾個公人押了保正到了王婆家，要這個豬去審驗。這一夥人到時要酒要飯，又要詐錢，連母豬都賣來送了他，還不夠用。如今老師父快快拿這怪物去撇下了，休得要連累我家。」慈長老聽了這般說話，嘿無言。只得脫下皂衫，連窠兒蓋著帶回寺裏。也不對徒弟們說知，逕到後面菜園中，拿柄鋤兒鋤開牆角頭一搭地，就把雞窠做了小孩子的棺木，深深的埋了。正是：

一壞濁土，埋藏不滅的精靈，七日浮生，斷送在無常倏忽。死生二字皆由命，禍福三生總在天。